

## “天皇退位” 有识之士会议纪实 回顾决定皇室前途的七个月

御厨贵 有识之士会议座长代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关于天皇退位的“有识之士会议”，于今年四月汇总了最终报告，结束了它的使命。我作为座长代理担任了发言人，可能有人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见过我。

本次关于“天皇退位”的商讨是史无前例的，不得不摸索着进行了长达七个月的议论。但我认为，在现阶段来看，总结出了最好的报告。备受国民瞩目有识之士会议结果如何？如今会议已经告一段落，我想在可能的范围内公开会议的纪要。

四月二十一日，“关于减轻天皇公务负担等事宜的有识之士会议”向安倍晋三首相提交了最终报告书。“报告”中，承认天皇退位，并提议不修改皇室典范，而是根据制定特例法来实现天皇退位。另外，同时还提议退位后的天皇和皇后各自被称呼为“上皇”、“上皇后”，秋篠宫殿下被称呼为“皇嗣殿下”等事宜。



御厨贵 有识之士会议座长代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去年八月，天皇陛下发表了视频声明，称自身年事已高，强烈希望退位。我闻听此言，首先闪现出的一个感想是“很微妙呀”。

我是一直以来研究政治学的人。如果天皇有政治方面的行为肯定是违反宪法的。从学者的立场来看，如若陛下自己表明想法要改变政治局面的话，无论如何也是不能首肯的。

陛下在声明中不仅希望退位，而且对于设立摄政也做了否定性的陈述。另外，对于缩减自己作为象征所做的事务，也说了“很难”。也许作为象征天皇不想触及底线，但是如果拿相扑比赛的判定作比喻的话，就像从场地中稍稍伸出了一只脚那样的感觉。

## 与今井敬先生和杉田和博先生的缘分

我的立场，一直以来对安倍政权是持批判性意见的。因此在对十月份开始的有识之士会议的参会人员就任询问时，也确实涌现出了各种疑虑。由于是关于史无前例的天皇退位，面对这样的难题，也想到过有识之士会议会分裂或没有结论而不了了之的情况。要是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但是，我接受这个重任，是因为我认为，既然陛下向国民提出了“如何应对天皇的高龄化问题”，就应该作为人道问题迅速进行对应。还有，就是我与同为会议成员的今井敬先生以及官邸代表杉田和博先生的缘分也有很大关系。

今井先生是多年前新日铁公司的经营者，现年 86 岁。在处理关于天皇陛下的问题上，比陛下年长的人担任座长非常重要。让同代人有效地控制场面，也会增加会议的稳重性。

一直以来，我对今井先生就很有信赖感，他是个有原则的人。距今约 15 年前，在小泉内阁时期，我们在“为了追悼与祈愿和平，关于商讨纪念碑等设施地点的座谈会”上曾经共事。在接受邀请时，我听说座长是今井先生，直觉上觉得“如果这样，肯定能做好”。

另一位前来询问我的是杉田和博官房副长官。杉田先生比我年长约 10 岁，是和我同一所大学茶道部的学长。虽然在学生时代未曾谋面，但在校友会上熟识了并一同出席了酒宴。我在负责做 JP 东海葛西敬之先生口述历史工作的期间，也多次在聚会上与作为该公司顾问身份的杉田先生同席。由于现在的官邸对于信息控制非常严格，在有识之士会议上一些关键的话也可能说不清。当时觉得如果有杉田先生在场的话，有可能会办得到。

实际接触了一下后，官邸方面信息管理果然做得很彻底。事前做“说明”时现身的官邸成员，将说明时用的资料多半都带回去了，剩下的文件虽然说“这个是可以的”，但上面还是有“切勿外传”的字样。但是，官邸让我担任了包括媒体工作在内的座长代理，除了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外，一切都还是自由的。

有识之士会议在首相官邸最大的会议室举行。和 2011 年召开东日本大地震复兴构想会议时是同一个地方。复兴构想会议时召集了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等 10 到 20 个职员，然后瞬间变成了超过 50 人的大规模。但本次是由官邸成员主导，始终是 10 个人左右，人数很少。其他政府部门只是增加了宫内厅相关人员，并没有采取人海战术。

此外，把控成员人数除了使会议顺利进行外，还有更大的含义。在复兴构想会议时，成员数量在 15 人以上。这种会议如果超过 10 人，每个人背负的责任感就会降低。而且热情过高反而可能会导致分裂。

本次由今井先生牵头，由上智大学教授小幡纯子、庆应义塾大学校长清家笃、千叶商科大学教授宫崎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山内昌之和我，仅 6 人作为成员。在每天 2 个小时的会议中，全体人员畅所欲言。在讨论到达白热化时，也不知今井座长说了多少次“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进行下一个话题吧”了。

我们 6 个人中没有一个是皇室制度的专家，这也是重要的一点。从经验上来看，如果有专家参与进来，往往会固执己见使讨论无法继续进行。一人反对，会招来其他反对的人，会议无法顺利开下去。本次总共 14 次会议全员无迟到无缺席。能够进行这样豁达的讨论，真的感觉很好。

## 不做民意不支持的事情

既然讨论“退位”，最大的依据就是天皇陛下的感受了。只是，如果将天皇所表明的意见直接反映在讨论当中，就会有违反宪法的嫌疑。因此，有识之士会议的建立，是依靠听取并表示赞成天皇的发言的九成国民的感受而诞生的。

在最初的记者招待会上，我之所以强调“你们记者也是参与者。请你们调查一下民意，把握国民的动向。我们会将它反映在会议中”，是因为如果无视民意那么就无从议论。记者们可能有点不知所措，但我想传达的就是民意所不支持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去做的。与其执行秘密主义，不如将信息尽可能地公开，更能使会议具有扶持力，而且能够得到民意的支持。实际看了其后的民意调查，九成国民赞成天皇感受的结果没有变化。虽然成员们谁都没有明说，但可以看出都是朝着以反映天皇感受的国民感情为依据而在推进会议实施。

有些人批判说：“有识之士会议是按照政府的指示决定的议论方向”，但实际上官邸并没有作这样的指示。

进入11月份，召开专家听证会后，事情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官邸的意向也是为了避免被媒体或国民认为“官邸是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作的决定”，而召开听证会，但对于我们来说，事情的发展出乎我们意料。

人员的选拔由官邸人员进行，会议成员只是等结果的通知。看到最终选出的人员里面，不仅有精通皇室制度的研究人员，还有关于陛下退位向新闻等媒体投递意见的记者以及评论家、学者占了多半数。乍一看这个名单，感觉所谓的持偏“右”主张者相对较多，但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提出异议。

听证会总共16人，每人有20分钟的时间。经过了事先的“你们对日本宪法中有关天皇的职能怎么看”等10项提问后，我向他们传达了也可以提出意见书或内容摘要。在听证会正式开始后，反对退位的声音之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并且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比如，担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平川祐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说：“正因为做了多余的事情，陛下才会疲劳的”，只是做祭祀和宪法规定的公务即可。我们刚要提出问题，他又说：“你能驳倒我吗？”无法平静下来。最后以我们挨了句“本来就没必要开这种会”的训斥。

前段日子去世的渡部升一先生反复着“什么都别做就好”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我不知所措之际，他最后说道：“我刚一坐下就犯了听力障碍，大家的话我全都听不见。失陪了。”就走出了门。旁边的今井先生问道：“他生病了吗？”我也只有苦笑。并回答说：“这叫‘政治性听力障碍’，这是渡部的风格。”渡部先生若无其事地走出会议室，刚走出去便对记者们说：“不应该退位”。他能这样流畅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应该对提出的问题听得很清楚。

樱井良子女士一开始是站在赞成当今陛下退位的，并在事先提交的意见书上也是这样写的。但是在当天早上却改变了宗旨，更换了意见书。在新意见书上樱井女士写道：“我希望实现两位陛下的愿望”，以一介国民的身份想让陛下实现退位。到这里与一开始的意见书是一致的，但之后来了个180度转弯，“考虑高龄的陛下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与考虑国家层面应该是分开的。”在最后出结论的时候，意见突然改变了，这种光鲜亮丽的逻辑方式让人不禁由衷钦佩。打心底感到偏“右”的人们不愧是一群对听证会的戏剧性效果反复推敲的“戏精”。

由于出乎意料的持“反对退位”论点的人的巨大冲击，媒体好像理解成了有识之士会议的结论是，可能无法按照天皇所表明的希望赞成退位。报纸上写的是“退位赞成派 8 人，反对派 6 人，谨慎派 2 人”，报道说如果靠多数表决的话会形成二论相争的局面。

正在我要开始担心这样的报道陛下会怎样理解时，陛下的同学明石元绍先生出现在了媒体上。明确阐述在陛下打来的电话当中，表达了“包括将来在内，希望确立可以让位的制度”的心情。

明石先生的发言刚好处在眼看要有第三次专家听证会的时候。时机是如此及时，可以想象陛下也抱有危机感了。与此同时，明石先生也托人向我说他想要同我对话，但是考虑到被人说“他和御厨见面了”可能会招致莫须有的怀疑，我还是郑重地拒绝了他。但是，同样的行动在其他地方也暗中涌动着。

这种行动让无论是官邸还是我们会议成员都抱有了危机感。如果陛下在 12 月 23 日的天皇延生日上再说一遍“我希望退位”，那就无法否定“政治性干预”了。

更为担心的是，有一部分媒体开始揣测最终报告是否会两论并述。如果是两论并述，有识之士会议就没有意义了。不过幸运的是，全体成员在会议结束时一定要拿出某一个结论上始终是一致的。

## 还讨论了天皇的“退休制”

在所有的听证会结束的 12 月，我们对论点进行了整理。从最大的课题“承认退位”和“不承认退位”开始，对于其伴随的课题和问题点，一个一个地罗列出来反复进行斟酌。

如果是“不承认退位”，就需要采用摄政制度。在皇室典范的第十六条中规定，只有“天皇由于精神或身体发生重大疾患或重大事故”无法履行国事行为的时候才可以安排摄政。由于陛下现在身体健康，因此不能适用此例。也就是说要想给予所有的必要条件，就需要修改皇室典范。

反之，如果是“承认退位”，会有什么样的论点呢？皇室典范第四条规定：“天皇驾崩时，皇嗣可直接继位”。这里所写的皇位继承是“驾崩时”，并非承认生前退位。为了让退位制度化，也需要满足一切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无论承认退位还是不承认退位，都需要修改典范。

我们也讨论了“天皇的退休制”。但是，有的天皇可能会觉得“我也该退位了”，但也可能会有天皇觉得“还不到时候”。对健康的天皇说“您该退休了”是很难的，这将成为对天皇人格的否定。再者如果届时的政权以必然要求作为解释推进退位，就真成了恣意的干预了。这样很有可能会导致皇位的不稳定。

对上述论点进行了整理之后，我们按照事務局汇总的原案，关于特例法表明了以下赞同意向。

“本来，修改典范就是应有的方向，但是如果改正的话，考虑到皇室的现状，女性宫家的问题和女性天皇的讨论也是不可避免的。全部都要重新审视。如果不是这样正面对修改典范进行讨论，归根结底只是就陛下退位进行修改的话，还是特例法的形式比较适宜。”

民间舆论当中也有人发表意见称“仅针对这一代的特例法不是陛下所希望的形式，是歪门邪道”。但是，本次问题也是解救高龄的陛下的人道上的问题，是需要尽快实现的。正因为是特例法，

关于当今陛下固有的缘由，为让国民知情的退位理由写入其中。而且这次成了法律，今后可以作为先例沿用，通过不断的积累成为习惯法的形式。也就是我，就我而言，仅针对一代的特例法和制度化并不是对立的。最终，仅针对一代的特例法的方向性在有识之士会议上被批准（正式承认）。

12月，就在有识之士会议正要提议依据特例法的退位时，国会表现出了新的动作。以大岛理森众议院议长为中心，提出声明应以众参两院为主体着手天皇退位问题。

我们本以为，我们是受政府委托在政府的提议下进行议论的，就算成为和国会并行的形式，我们只需要推进自己的议论就好。但事情并非如此单纯。

这时，一位担任主持人的政治家在电视节目《时事放谈》上以嘉宾身份出现，讲话涉及了无关党派的有识之士会议。而且，其大致的内容是警告称：“拼命去做是好事，但你们不是国民的代表呀。被国民选中的人是我们，别误会了。”

然后去年12月，我在新闻采访中发布了“特例法已经决定了大致的方向性”的宗旨。对此，大岛议长发言称“国会不是有识之士会议的承包机关”。可能他们觉得，作为国会，不能将有识之士会议提出的提案直接作为原案，而是将提案的内容也按照自身的主体性来决定才能算是正统。不可否定这也确实是正论。

整理的论点由官邸转交给了国会，有识之士会议的工作人员被国会的各派别叫去做详细说明。在国会的方案做成之前，有识之士会议没有召开，进入了“冬眠”时期。

待众参两院的正副议长汇总后，4月21日有识之士会议提交了最终报告。

对于该报告，之所以有“没有深度”、“过于功利”的批判声，我认为是对一系列议论过程没有明文化所致。如果要写下没有采用的计划和其不采用的原因可能会再次掀起议论。所以只好硬着头皮以实用主义（功利性）的形式，仅将结论作成此文而已。

## 增加皇族数量非常重要

最终报告中最受国民关心的，是退位后的天皇、皇后各自被称呼为“上皇”、“上皇后”，以及秋篠宫殿下被称呼为“皇嗣殿下”等关于称号的问题了。

秋篠宫殿下已经有大约30年作为“秋篠宫”执行着公务。另外据说他自己也相当喜欢“秋篠宫”这个称号。无法简单地建议他“请放弃秋篠宫的称号，使用皇太子（东宫）的称号”。所以我们想到了保留秋篠宫的姓氏，再加上皇室典范中出现过的“皇嗣”这个词，想出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的全新称号，称呼秋篠宫殿下为“皇嗣殿下”的方案。我认为都各就各位了。有识之士会议的座长代理的我，并非以一个政治学者的身份，而是想以一介国民的身份去面对“天皇陛下退位”。如果作为学者，还是会有学者的看法的。特例法从法律文言上来说并不优美，因此我可能会主张说修改典范也是有利的。在其他各种局面上也会有妥协的部分。但是，如果这样说了就无法谈拢。为了解决问题，不让自己陷入招来异论反论的状态的实用主义的判断起了作用。估计其他成员也在各自的处世智慧和常识中进行了斗争。在能以基本常识，对普通事物进行思考的成人所能做的范围内做出决定，就是有识之士的最终报告。

在制作最终报告书的时候，全员都曾想到“就这样结束了，真的好吗？”虽然超出了本次的范畴，通过集中思考皇位的事宜，自然而然会想到“皇位继承”的问题，更具体地说是关于“皇族数量的减少”令人担忧。

新天皇的即位，就意味着皇位继承人减少了一个人。秋篠宫殿下之后有悠仁殿下，皇室血统并不能因此而安心。悠仁殿下这一代的皇位继承人仅剩一人。要解除这个忧虑，增加皇族的数量是重要的问题。在有识之士会议暂告一段落时的晚宴上，座长今井先生对安倍总理明确转达了这一点。

我们感到了在最终报告书中需要将今后的课题准确地添加进去的重要性，用下面的一段文字做了总结。

“为了维持皇室的活动，需要尽快讨论对应皇族数量减少的对策。我们希望今后由政府牵头，国民各界各阶层都能进行深入的讨论。”

关于女性天皇的可能性，反对派也有很多，不难想象将会有很大的争论。有识之士会议的成员们时刻留意着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开始的皇族数量减少相关的议论。

我们由衷希望安倍首相包括这样的议论在内，来推进对皇室典范的修改。关于皇室的问题，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家相比保守派的政治家更容易进行改革。对于本次的退位，保守派的总理本来也应该是不赞成的。但是，考虑到国民的支持和天皇的感受，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能够有此判断的政治家应该在作为总理的期间继续推进讨论。

这是与修改宪法相匹敌的重要问题。有报道称秋篠宫家的真子殿下正欲步入婚姻的殿堂。既然要考虑女性皇族的事宜，那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了。我认为应该趁此良机对未来皇族的形态着手进行讨论。

**[译自《文艺春秋》 2017年7月刊，本文经文艺春秋株式会社同意翻译转载。]**

---

## 御厨 贵

政治史学者、政治学者。东京大学、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

---